

經由服務超越自我——2016 年國際講習會論壇紀錄

John T. Blount, RI 2009-2011 理事主持
美國加州 Rotary Club of Sebastopol 社員
台北大安社鍾鶴松 PP Harrison 翻譯



Rotary International

約翰·布朗特在 2016 年 1 月 18 日國際講習會主持「經由服務 超越自我」論壇

各位午安，就在你們飛越時差區域，老遠而至的短暫時刻之後，我是今天最後的主講人，而且見到 500 多位的新夥伴，感到很興奮激動。

今天下午我的任務是探討你們如何真的能夠「超越自我」，這個有深度的哲學議題。為了講解我的說法，我先列出許多的方法，扶輪能夠幫助解釋那個觀念。

說真的，這個星期，當你們繼續不斷地在分組討論會，研討會，精彩的大會，走廊

的閒聊以及用餐的對話…對於扶輪的力量與潛力，你們一定獲得了深廣的瞭解與期望，而同時也肩負著地區領導人你們現在擁有諸多機會與責任。

過去這幾年扶輪所有的調查報告顯示——我們組織的獨特之處在於職業，社會以及個人的關係上，而這些是由於我們的社員，與令人滿意以及我們致力的重大服務所帶來的。其實，扶輪幫助你們「超越自我」。

我有幸在我成年這段時期目睹與經歷這個

悉。他討厭音樂。他不要去。他不願練習。有時，原本應該練習的時間，他的媽媽卻聽不到聲音；她會進房去看他在做什麼，發現他竟然用紙牌在疊房子！但是她不願讓他停掉小提琴課，這種情況就這樣持續好多年。

直到有一天，愛因斯坦 13 歲時，終於有人想帶他去聽音樂會。這是他第一次聽到莫札特的小提琴協奏曲。

後來據他描述，那一刻完全改變了他。這是他第一次瞭解到小提琴能奏出什麼樣的聲音。他聽見小提琴在唱歌，不是獨唱，而是作為樂團的一份子——在明亮的和諧聲音之下，與各自唱著自己的曲調的各種不同樂器，一起合唱。回家之後，他再度拿起小提琴，從此以後變了一個人。

許多年後，他的太太說，當初愛上他，是因為他拉得一手漂亮的莫札特。在愛因斯坦晚年，當人們想要跟他談談他在物理學上的許多成就、他所有的榮譽與獎項，他反而談起這一輩子在音樂上發現的喜悅。他會說，「我無法想像沒有小提琴的一生。」

我想我們當中許多人也會這樣說扶輪。

我們大家在扶輪都有過那一刻——當我們有機會去聆聽，並且聽到唯有我們能和其他人一起和諧演奏的音樂。

在那一刻我們發現我們實際上有能力做什麼——我們可以如何感動人心和改變觀念，以及改變我們自己的命運，甚至改變世界——不是靠單打獨鬥——而是靠團結合作。

朋友們，我希望，對你們來講，過去這一週充滿了這樣的時刻。

我希望你們大家明天離開這裡時都會知道，並且真正瞭解，你們到底能做什麼——當你們實踐超我服務時。當你們不再擔心你們看起來如何、人們怎麼想、或你們是否會獲得應得的榮耀。當你們不是聚焦在你們這一年，而是在你們的扶輪社員們身上。不是聚焦在你們所做的事，而是在完成的事。聚焦在你們能改變的生活、你們能拯救的生命、你們能實現的

改善：你們能成為獻給世界的禮物。

我們多年來都聽過許多人談論何謂扶輪、扶輪代表什麼、以及作為扶輪社員的意義何在。可以說，有多少扶輪社員，就有多少種說法——或許甚至更多種。但是對我來講，我會永遠告訴你們，做為扶輪社員只代表一件事。一件非常簡單的事，它代表當某個人需要協助，而且你能提供那個協助時，你不會視而不見走開。你不會吝於提供協助。

你會說，我來幫你。我會盡力去做。而且我知道不論我做什麼，我並不是在單打獨鬥，我與扶輪一起，服務人類。

我在和你們大家一起做。

感謝你們，願上帝賜福給你們。

台灣 7 地區扶輪社及社員人數

統計資料至 2016 年 1 月底
資料來源：各地區總監辦事處

地區	社數		社員人數	
	2015 年 7 月 1 日	2016 年 1 月 31 日	2015 年 7 月 1 日	2016 年 1 月 31 日
3460	104	104	5,203	5,350
3470	59	59	2,284	2,245
3480	126	128	4,900	5,049
3490	77	78	4,395	5,057
3500	122	123	5,325	5,761
3510	79	79	3,846	4,030
3520	144	144	6,103	6,672
總計	711	715	32,056	34,164

註：3520 地區自 1 月起加上衛星社人數。

扶輪的故事…而我要與各位分享那方面的一些經驗。

對於我們給予青少年的影響，我一向印象深刻——譬如扶少團——我們為初中及高中學生宣導扶輪的正直，社區服務，聯誼的全球服務計畫。知道更多有關扶少團的事略，你們即將聆聽這類的故事…

< 鮑勃 Bob >

大家好！我是 Bob Carroll。我在我母親被診斷為肺結核病患的當天出生。她被送到一家療養院隔離一年。我的祖父母照顧我，他們給我穩定的生活與無怨無悔的愛。我母親從那家療養院回來之後，卻成為一個酒鬼。

< 卡西 Cassie >

我的名字叫 Cassie Howder。我生於一個藥物與酒精濫用，破碎的家庭。我的弟弟，妹妹與我在我們小的時候是由我們的祖父母撫養的。

< 鮑勃 Bob >

八歲的時候，我會去找儲藏起來的威士忌，將它倒進排水溝。把汽車鑰匙藏起來，這樣媽媽喝醉時，就不能帶年幼的孩子開車。

< 卡西 Cassie >

當我十二歲時，祖母過世。祖父把我撫養長大。他是我的最愛。

< 鮑勃 Bob >

爸爸總是忙著，不太關心家庭的生活，媽媽在四十一歲過世，同時我的祖父母搬遷出去。由於家裡的種種問題，高中的生活很困頓。我記得想找一位成年人，他能夠與我談一談，而使生活有點意義。但是我始終沒有找到那個人。

< 卡西 Cassie >

我上高一時，不知道我到底要做什麼，或可說，一無所長的我如何面對挑戰。我痛恨毒品，我痛恨酗酒。然而，我還是參加派對，在

那裡那些人首先使我覺得特別，漂亮…接受一種不真實的生活…一種非我們所願的生活。為何我會這樣地做每件我所討厭的事？我到底怎麼搞的，而我所有的朋友及家人又錯在哪裡？為什麼重蹈我們父母的覆轍？我所聽到的都是負面的評論。在回到家裡的那一天夜裡，我獨自坐在我的房間哭泣。

< 鮑勃 Bob >

當我年紀稍長，我決定如果有機會可以幫助輔導高中生時，我會義無反顧。我應邀拜訪華盛頓州的瑪麗華克高中 (Mary Walker High School)。他們表示有意成立一個扶少團…聯誼與服務的社團…扶輪的價值。我參與了…而我發現那些學生正如我的情況一樣，藥物濫用的問題充斥他們的家庭。我們的扶少團現已邁入第五年而我繼續擔任社員顧問。扶輪社員在扶少團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但是從學生中產生出來的堅強領導能力才是它驅動的力量。最近那個領導人是 Cassie Howder。

< 卡西 Cassie >

我這裡卻出現一點轉折。在扶少團我認識了 Bob Carroll 這位扶輪社員。Bob 對於我的成功與生活有了興趣。我不再注重我的外表而開始表示出真實的我。Bob 分享他的知識而贏得我對他的尊敬。這就是這幾年我所遇見的扶輪社員彼此之間已經做到的模式。我的瞭解是扶輪社員為了使他們周遭的世界更美好而致力奉獻。這樣的一個生活方式我以前從來不會瞭解。

< 鮑勃 Bob >

我參與扶輪的目的是扶少團…

< 卡西 Cassie >

在扶少團，扶輪改變了人生。

< 約翰·布朗特 John Blount >

謝謝鮑勃與卡西；每一次聽到你們的故事都激勵了我。

我相信你們大家都知道青少年交換，它

是扶輪經過時間考驗的計畫，帶給下一代一個更為廣泛的世界觀。確實如此，甚至，時至今日，以數位通訊幾乎無遠弗屆地連結我們各地，但是卻沒有任何事，像實際地生活在另一種文化環境，能夠改善其瞭解與遠景。

< 瑪雅 Maja >

日安，我的名字叫瑪雅，我來自德國。

在我只出生三個月時，由我善心的德國家庭從越南一個鄉村領養的。我也許不像德國人…但是我是德國人…在德國第一次青少年交換會議上，一位扶輪社員問我是否我是一個派遣來德國的交換學生…哈哈，我是德國人！當我搭上飛機來到美國的那一天，我內心充滿不安穩的感覺。我將整整一年遠離我的朋友與家人。在加州每天醒來，然後我想「我必須敦促自己」譬如，我成了越野跑步者——非常慢的一個…但是由於努力，我進步了。接著，我愛上了學習大提琴，但是我擔心所需的演奏面試；結果我通過了，而進入 the Mira Coast High School 的交響樂團。我生平最為恐懼的事，其中一項是水。那我如何克服它呢？我就試一試參加女子水球隊…我成為水球隊員…青少年交換經常被認為是一種途徑，用以去經驗另一種文化並且得到一個未來要做些什麼的想法。實際上，它所提供的益處更多。它給予你們生活另一種遠景，它使你們更有自信，更成熟而且幫助你們克服你們的恐懼。這些特質對於任何想要在這個世界上出類拔萃的人是極為重要的…而我要參與其中。

< 伊曼紐爾 Emmanuel >

我也要參加。我的故事有一點像你的或許像所有交換學生一樣。來到這裡，我擔心犯錯，而人不會瞭解我，人不會以我這樣的人對待。

我是伊曼紐爾·聖戴 Emmanuel Sunday，生於奈及利亞的南部。四歲的時候，被送到北部我嬸嬸的家過活，以便接受較好的教育。幾年之後，由於博科聖地 (Boko Haram) 的暴亂，我不得不搬到拉各斯 (Lagos) 與舅

舅及他的家屬一起生活，並在那裡上高中。我的舅媽是一個扶輪社員，她建議我申請成為一個扶輪交換學生。在我的國家，成為一個扶輪交換學生是一種特權，而我很高興在 300 多個學生中被選上了。當我瞭解來自一個外國人所歧視的國家時，我以為相同的命運就在等著我。結果我錯了，這裡的人富有愛心。在學校每一個人人都受到尊重，而我的接待家庭對我就像對待他們自己的孩子一樣。我經常在想我自己的文化環境也真的沒有那樣的超越敦厚，而我現在觀察一種文化真的會覺得更有意義。它不止令人自由與他人交往，而且自由表達感覺，我想這些就是建立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之根本。同時，就一種非常重大的意義而言，那些關係是在不同意見的人士之間，朝向和平與瞭解的重要步驟。

< 約翰·布朗特 John Blount >

謝謝你們，瑪雅與伊曼紐爾！

扶輪青少年交換是我們一項最為悠久的服務計畫，而我們能夠感到驕傲的是許多在企業，政府機構以及策略上的問題之世界領導人都是這個偉大的服務計畫之畢業生。扶輪社員總是以服務他們當地社區為傲。當你們知道扶輪社在你們地區更多的服務計畫…或是偶而我猜想你們想要發展出一項感性的扶輪服務計畫來倍增扶輪社員人數…你們一定會感到很驚奇，因為這些服務計畫會有助於我們的生活。

< 格雷葛 Gregg >

謝謝你！約翰，我同意，扶輪的社區服務計畫以這樣多的措施，改變我們的生活。我是格雷葛·戈西亞納 Gregg Giusiana，我是一個退休的警察局局長，也是加州 the Rotary Club of Gilroy 的前社長。當我們的一位社友被診斷得到白血病時，我們的扶輪社變得很積極地投入「分享生命計畫」Project Share Life。我們到社區去報告「全國骨髓登記」the National Bone Marrow Registry。就社區的事務上，所有地方的社員都報名登記為備位的捐贈者。由於他們的努力，上千的名字添加在登記簿。那

些人的每一個人都有可能給予某人一個新的生命。我就這樣登記為捐贈者。我參加一個職業棒球賽，我們扶輪社就在現場辦理捐贈登記。我內人與我只花了幾分鐘就辦妥登記…此後我們就把它忘得一乾二淨。直到一兩年之後，我們接到紅十字會的電話…

< 薩拉 Sara >

我的家人與我對於這消息感到很驚喜。找到了配對的骨髓捐贈者。這個人還不認識我卻願意給我一個新生命的機會。我是薩拉·馬斯 Sara Maas，在我蜜月的十天之後，被診斷罹患白血病，只有骨髓移植才是治癒我唯一的機會。沒有配對的骨髓…我將死路一條。當白血病在我的身體裡發病，我知道透過全國骨髓捐贈計畫精心的作業與扶輪社員「分享生命計畫」義工不眠不休的努力，我才能夠戰勝病魔。一個星期三的下午，我們的醫生告訴我們，「薩拉，我們已經找到了完美配對的骨髓！」一個我從來沒有見過面的人，給了任何人或許能夠給的最偉大的禮物…希望。對一個新婚不久的人，給予一個新生命的希望。而我現在已結婚十六年了。那個生命現在延續到我們九歲的女兒，愛麗卡 Erika 以及五歲大的兒子扎克 Zach。

< 格雷葛 Gregg >

經由我在我們扶輪社的這一項活動之參與，「分享生命計畫」，我有機會拯救某一個人的生命。你們將會有機會在你們的地區參加其他的人，從事像這些的服務計畫，或許更為廣大的對象。做為一個機會的媒介者，改變人生。

< 約翰·布朗特 John Blount >

謝謝你，格雷葛和薩拉。幾乎所有的扶輪全球服務計畫都是從非常地方性與感性的驅動力開始，而造就輝煌的成果。我一直察覺到一件事，即是你愈促使扶輪社員去面對真正社區的挑戰，他們就會愈投入奉獻而找到解決之道。經常那就是改變人生的經驗。

< 布拉德 Brad >

沒錯，約翰…大家好，我是布拉德·霍華德 Brad Howard。1987 / 88 the Rotary Club of Oakland Sunrise 社長；我的扶輪社為了根除小兒麻痺募款 US\$25,000。我本以為我個人參與推動就沒事了，其實它只是個開始。1998 年我們的地區總監要組團，帶著扶輪社員自我們的地區到西非的加納 (Ghana) 去參加一項小兒麻痺免疫日的活動。由於我是專業的導遊，他要求我籌劃那次的旅遊。我們共有六十八人成行。根除小兒麻痺活動把我引進扶輪，而改變我的一生。我參加了 22 個全國根除小兒麻痺活動，不僅如此，它使我離開我每星期舒適的例會而旅行到我從不會到的地方，去做些我絕不會想像到的事。我學習到像這樣放進兩滴疫苗在小孩的嘴裡，就改變某一個人的未來，知道了他們將不會感染小兒麻痺。我參與根除小兒麻痺活動給了我人生最為寶貴的經驗；其中最為深刻的是我的內人，Marcia 十二歲大的兒子，以及七歲大的女兒 Blair 與我一起在加納的時候。有多少七歲大的人知道什麼是小兒麻痺？如果你問我的女兒，她會回答…治癒它。

< 布萊兒 Blair >

治癒它！這是我的照片，那時我與我的家人一起旅行，參加扶輪為小孩免疫小兒麻痺的活動。我的朋友當中很多人對於小兒麻痺所知有限，然而因為我去瞭解它而使我成為免於感染小兒麻痺。扶輪教導我許多事。透過扶少團，我學會了關懷我的社區——在休假期間舉辦，領養一個家庭的計畫，送禮物給需要的家庭。我參加青少年交換到了瑞士，還有到加納旅遊，這些讓我知道這個世界是小的，而我在這當中要扮演一個角色。你知道嗎，當我想到其他國家的人，我並不把他們看成外國人。我看到我認識的人之臉孔與名字。他們是我稱呼的兄弟，姊妹，嬸嬸以及叔伯。我想這個世界就是我的社區。在你們社區的年輕人將扶輪社，扶輪社員以及你們當作他們的領導人，支持那些將建造我們的未來以及世界的未來之服

務計畫。我的這一代要有所改變。做為即將上任的扶輪領導人，你們能夠鼓勵你們的扶輪社善用這些機制，譬如扶少團，扶青團，青少年交換，扶輪青少年領袖營，扶輪獎學金，和平獎助金等服務計畫，來幫助培養那些夢想充滿諸多可能的世界之人道新世代。

<約翰·布朗特 John Blount>

謝謝你，布拉德和布萊兒。你們剛聽到扶輪家庭的談話。「扶輪的家庭」的慣用語也可用於我們在扶輪的服務，聯誼以及分享歡樂的夥伴…譬如扶青團…

<艾爾莎 Elsa>

哇！約翰…扶輪的歡樂…那真是詮釋了我的生活。我是來自墨西哥 Mexicali 的艾爾莎·比爾金 Elsa Beljean。我一直都想要我的一生成為扶輪社員。一開始在我五歲的時候，我的父母是 the Rotary Club of Mexicali Industrial 的社員，他們帶我的哥哥與我參加所有的扶輪社活動，在那裡，我稱呼扶輪社員「叔叔 uncle」。十六歲時我被選為該社的「家庭女王 Home Queen」在服務計畫與社區活動時代表扶輪社。多麼開心有趣！在華麗的晚會上戴著皇冠，白天在沙漠中間的育幼院捐贈醫療物品。那年我的哥哥到德國參加扶輪青少年交換。在我家，我父母接待一個德國男孩與兩個法國女孩。我幾乎等不及。終於我等到了…我去了法國。我愛上了扶輪社。回到墨西哥之後，我加入 the Rotary Club of Mexicali Industrial，同時我繼續深造，也打工做一個法文老師…這都是因為扶輪社。扶青團是為了我們那些尚未完全進入職場的人所組成的。我的大學教育使我遠赴澳大利亞，我順理成章地加入 Linz 扶青團。扶輪開始界定了我的專業生涯。回到家鄉後，我回到我原先的扶輪社——我們發起一項大型的活動——「再見，小兒麻痺症」Au Revoir Polis——為了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而募款。我的教育最後階段是就讀於聖地牙哥大學，沒錯，由於得到諸多的協助，我在那區域創立了第一個扶青團…一個完美的扶

輪夥伴，我們享受了友誼與服務的歡樂。請支持你們地區的扶青團，包含它們以及創立更多的扶青團。扶青團改變世界周遭的人之未來…像我…也為了你們…你們扶輪社的下一代也許就是你們附近的一個扶青團。

<約翰·布朗特 John Blount>

快點加入妳附近的扶輪社吧！妳這一位扶青團員！謝謝妳，艾爾莎。

你們這裡有「超越自我」扶輪準則的這些樣版。與青少年一起努力有助於給予下一代建立堅強的關係，投資於領導能力訓練以及在世界上服務社區。所以我們許多重大的方案與服務計畫是在地區與全球的舞台上善加應用當地扶輪社及扶輪社員的想法與行動。顯然地，愈多的扶輪社員與其他扶輪社員一起參與，我們就有愈多特別的力量可應用來改變人生，包括我們自己。而我們的盟友一起參與建造我們的社區之理想，改善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像我們自己的家庭一樣，廣泛聚集其他的夥伴，譬如扶青團。從今天開始以後，我們希望將所有領導能力的信息傳遞引導你們，因為明年在你們的地區發展扶輪的能力是落在一個人的身上——就是你——你有機會就目前我們的組織之狀況再給予助力並且有所成就。我絕不會忘記在我擔任地區總監之前參加的那次國際年會中一位主講人的話。這位主講人是 Robert Fulgham，「我需要知道的一切，我已在幼稚園學過了 All I Need to Know I Learned in Kindergarten」這本書的作者。他告訴上千的扶輪社員：「這個世界，我們的社會遍佈狹隘心態，自私自利與自得其樂的旁觀者和過客。但是在這會場，這個組織團體卻擠滿了付出力量與奉獻，還有其生命本身的人，推動人類進展的巨輪——把我們從陷入的泥沼拖出來，而且，在運作之中，尚且知道如何歡笑與歌唱」。這就是扶輪…一個單純而袖珍的社團…一個宏大而包羅萬象的運動，這個「扶輪」讓我們在這麼多的途徑上「超越自我」。